

打造精神降落伞

□俞敏洪



我有两个孩子，他俩跟我关系相当不错，不管未来孩子成功不成功，当父母的难处，真是体会到了，到今天还在体会中。

讲到孩子成长的问题，孩子每个阶段的成长是不一样的，但是很多核心点是相通的。

我认为对孩子最开始的教育，应该是美的教育。如果一个孩子成长过程中，一开始就经历了美的训练，那对这个世界就多了一份好和希望。

人生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有两个事情特别重要，一个是要用积极的态度去对待自己不如意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教育孩子面对艰难困苦时的乐观心态。人是必须要有预设的，艰难困苦是为了让你成长，并且你要从内心产生这样的感觉，而不是说遇到问题就颓废放弃了、对人生绝望了。

第二个是，能够给自己心灵上一个退身之所，这个可以是精神上，也可以是物质上的。比如说中国古代的文人侠客，当遇到挫折绝望后会退隐山林，这是物质上的隐居；但更加厉害的是他们精神上也有一种退隐，并且在精神退隐的时候，能写出非常伟大的文学作品。

比如说苏东坡，从宰相的位置下来后，被贬谪到黄州，写出了非常经典的前后《赤壁赋》。因为他们从小有对文字的美感，一旦退身，精神可以投射在文字上，最后成为不朽。包括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白居易的《琵琶行》等，都是在人生不如意的时候写出来的。

一个人要拥有能够把心中的感受描绘出来的本领。一个人心理上有问题，有两种出路，第一种出路是倾诉，这就是为什么鼓励孩子要跟父母多进行交流。

到了初高中跟父母进行交流这个路径常常就断了，那怎么办呢，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碰上一个十三不靠的老师，这个老师愿意跟孩子平起平坐，学生们也愿意什么都告诉他，这种老师帮助解决大量的

心理问题。

另一种就是同学与同学之间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要鼓励孩子多交朋友，能够一起说真话的朋友，能够发泄心里的情绪，能够一起吐槽的朋友。

但实际上还有一种更好的方式，就是可以把所思、所想、所感写下来，这样不光能够提高语文成绩，其实也是一种心灵倾诉，可以对你的生命轨迹进行记录。

我非常庆幸，虽然我的母亲不认字，但她给我提出一个特别高的要求，要我长大了当个先生，先生这个概念就是乡村老师。所以我从小就有这样一个规矩，家有零钱不能买玩具，玩具都由身为木工的父亲自己做，只要有零钱就买书。

大概从4岁开始，我母亲就给我买书了，当时是连环漫画。我不认字，但我姐已经上到小学三年级了，所以她能读，不知不觉到5岁的时候，我就已经认识了六七百中文字，这样我就可以自己读了。

我在小学二年级就把《水浒传》读完了，尽管没有任何人指导我，读书这个习惯就留下来了。而且从小学到高中毕业，我的作文经常是范文，这种鼓励进一步促使我愿意去写去读。

直到今天，我写作的习惯也没变。平均一年出一本书，我的读书笔记、游记、心灵思考，都会在书里呈现出来。这又带来另外的收获，我的每本书销售量，至少是20万册以上，我能拿到100万的版税，我再把版税捐给贫困地区的孩子，觉得自己做了一件特牛的事情。

这样一个习惯，其实就是源于母亲对我的一个要求。

我觉得有两种家长是不对的：一种是告诉孩子长大了必须去做什么；另一种是告诉孩子，每门课的分数必须到前面去，根本就不管孩子的兴趣、能力、爱好所在。孩子最后有可能每门课都考到一定分数，上了名牌大学，但孩子一辈子的兴趣爱好、个人情怀、自由精神都被毁掉了。

海外风情录

卡门的故乡

□张锦江

我怎么也不会想到，我会站在这座陌生的烟厂门口。这是一座被遗弃了的烟厂，它坐落在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大区首府塞维利亚城内。准确地说，在城内沿着中心大广场，绕过一大片幽静的花园，就能见到西尔斯皮斯街上一幢巨型长方石砌的建筑。这座古老而沉重的建筑大门上有一块椭圆形棕红色的门牌，刻着安提瓜烟厂的名字，门框的上方镶嵌着制烟工具、烟叶、烟民的铜饰图案。这就是建于18世纪的西班牙皇家卷烟厂旧址。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从那里带回了咖啡豆与雪茄烟叶，欧洲第一家国家垄断的卷烟厂就在这里诞生了。

史料记载，1812年卷烟厂决定招收女工，这本是纯粹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因为女性的手指更灵活，工作效率更高。1830年，年轻的法国作家普罗米斯佩·梅里美来到塞维利亚，这是他第二次来西班牙了。这时，他已写作了短剧集《克拉拉·加苏尔戏剧集》，抒情民歌谣《独弦琴》、戏剧作品《雅克团》《卡尔瓦瓦尔之家》、历史小说《马泰奥·法尔科纳》、中短篇小说《查理十一的幻觉》《攻占炮台》《塔曼戈》等。他在塞维利亚看到了一种前所未见的场面：女工们从高大的铁门中成群结队闹哄哄地走出来，他的创作灵感从这里发芽抽枝了。1845年他的传世小说《卡门》在《两世界》杂志上发表了。

《卡门》创作背景与人物原型都是出自这家卷烟厂。我在1980年购得一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梅里美小说选》。法语翻译家柳鸣九在前言里写道：“此人肯定具有某种独特的才能和动人的魅力……而仅仅是，或者主要是靠不到二十篇中短篇小说，就在深受后代读者赞赏的十九世纪法兰西文学中占有了一席光荣的地位，进入了司汤达、雨果、巴尔扎克所属的不朽行列。”歌剧《卡门》是由法国音乐家比才在梅里美小说的基础上谱写的，1874年他完成了这部一生的最后作品，也成为了他的巅峰之作，是当今世界上上演率最高的一部歌剧。

阅读的记忆使我与这座烟草厂有了亲切感。

我寻找《卡门》在烟厂遗存的痕迹。作品与实物陡然缩短了距离，时空也穿越到温暖的岁月光隧道中。

烟厂主楼边有一栋小房子，门上有一标牌“一号囚室”。据说，这里曾关押过一个名叫卡门的脾气火爆的女工，原因是她与工友打架。这个人物的出场对梅里美有了轻微的刺激，幻化出小说的由头。《卡门》中卡门因为一位工友说了一句夸耀自己有钱的话刺痛了自尊心，用切雪茄的刀子在工友的脸上划上了两道斜十字。卡门被押往另一所监狱——城市监狱，才有机会半路哄骗押解他的警卫班长唐·何塞让她逃跑。小说的逻辑有了合理性，得以编造下去。

何塞站岗时警亭就在眼前，两百多年了还完整无损。岗亭主体用坚固的长方岩石砌成，六角型，底基凸出的弧状条石嵌在护厂堤基上。亭上竖长的观察孔面向护厂堤外，当年烟厂戒备森严，是正规军人护厂。也就是说何塞是国家正规士兵，就是这位老实巴交、与女人说话都脸红的班长掉进了卡门的情感陷阱。虽然岗亭的石块已经失去原来的光质，变得黑斑满身、黯灰无光，《卡门》的故事依旧光彩照人。

当我站在塞维利亚城的皇家骑士俱乐部斗牛场时，卡门的悲剧故事有了终结。斗牛场门前一座英姿勃勃的斗牛士塑像，这就是卡门移情别恋的斗牛士卢卡斯。斗牛场对面不远处有一片桔林，那里有一座叫“雪茄厂女工卡门”的塑像。我在塑像前良久端详这位为爱不屈的姑娘。她有着椭圆的小脸，清秀精巧的五官，一只手拎着长裙，另一只手叉在腰间，敞胸而立。我的耳畔响起了比才的歌剧《卡门》中著名的乐曲《在塞维利亚城墙边》《斗牛士之歌》《花之歌》《阿尔卡拉龙骑兵》……

厚实绿郁的桔树叶片中还未成熟的青桔果实累累，这是阿拉伯传统的苦橙，它酸涩多汁不能食用，然而香气沁人。苦橙砸落在湿漉漉的街面上。

大家V微语

鸟与音乐

□林清玄

●看见鸟飞的时候，我的耳朵总是自然响起音乐。

●稻田里白鹭鸶飞翔的姿势，使我听见了小提琴的声音，从容、优美，而有尊严。雨后剪着尾羽的燕子，时张时弛，使我听见了钢琴的声音，欢愉、跳跃而昂扬。山谷里盘飞展翼的鹰，使我想起了大提琴的声音，喑哑低沉，带着一些孤寂与淡淡的忧郁。追着渔船波浪的海鸥，使我想起了竖琴的声音，繁复但理性，有着生活的雅韵。屋边成群的麻雀，它们热烈地交谈，使我听见了庙会里的北管，急管繁弦。黄昏出来觅食的蝙蝠，使我听见了洞箫的声音，呜呜的，带着沉重没有目标漂流的感觉。在高楼大厦上面绕圈子的鸽子，使我听见了胡琴，缠绵、反复，带着无奈。

●有一次在垦丁公园看成群的候鸟，此起彼落，竟听见了琵琶声，声声都有关外的风。

●而常常在听音乐的时候，闭上眼睛就看见鸟飞翔的样子，有时配着海浪，有时配着平原，有时配着森林……

●每在这些时候，我总觉得人的五官并没有分别。

七色青海湖

□黄芷渊

赤红色。

我印象中的青海湖是黄色的，是蓝色的，是绿色的。第一眼见到它，却是赤红色的。

千里之外，岁月的风铃惊醒了时光。我携一缕心香，走进遍地红花。赤红色的格桑花妩媚得楚楚动人，犹如一个待嫁的新娘。

一个藏民告诉我，藏族有一个美丽传说：无论什么人，找到了八瓣格桑花，就是遇见了幸福。我一瓣一瓣数着，数齐了八瓣格桑花，竟有点儿激动。在他们眼里，那是圣洁精灵，可望不可求。高原上的格桑花在寂寞中升华，旷野里的格桑花在倔强中傲然，青海湖畔的格桑花，屹立在时光的祝福里。

雪域凝结生命纷繁，遍地红花闪烁着炽烈的光芒。看云起云落，听风来风去。青海湖是诗情画意的。

橘色。

晨曦。朝阳从地平线上升起，天水相接处，霞光将湖水染上了橘红色。

橘色的湖面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最后的最后，阳光穿过云缝直投在水面上。分不清哪里是水，哪里是天。湖面荡漾着波光粼粼的橙光，水草在碧波里摇曳。渐变的云彩染红了苍穹，晨曦的空气混着露水潮气，和着丝丝清风。牧民跨上了牧马，在草野里撒欢儿。油菜花随风摆动，与牧民一唱一和。青海湖是令人心动的。

金黄色。

夏日的青海湖畔，油菜花迎风飘香，一望无际地竞相绽放，沐浴一场金灿灿的黄，蔓延向天边。余晖洒在湖面，花海。翻腾骚动的花海和静谧无声的青海湖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一幕怎么那么熟悉？是星空，梵高的《星空》。天空是湖面，星星是花海，颜色一不小心倒置了。我被油菜花包围着，成了画里的画。

青海湖是触手可及的。

碧绿色。

人间四月芳菲尽，青海湖才从暮冬里醒来。乍暖还寒，草长莺飞。迁徙归来的鸟儿与青海湖相逢，盘绕一圈又冲旋而去。归巢了。

风吹草低见牛羊，翡翠色搅动着湛蓝，高低起伏的山峦线若隐若现。冬日远去，油菜花还在沉睡，半边的青海湖尚结着冰。藏民说，没有人见过青海湖是怎么被冻住的，就仿佛一切发生在那一刹那。岁月的长河里，时间静止了。青海湖是姗姗来迟的。

青色。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总值班：贾敬伟
一版编辑：赫巍利
一版美编：冯漫
图编：王泰舒

零售
专供
专供报



61935970566666